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共有30875人（2010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市、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县等地。

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有海拉尔、陈巴尔虎和敖鲁古雅三种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由于长期与蒙古、达斡尔、鄂伦春、汉等民族交错杂居，鄂温克族的双语或多语现象比较突出。牧区的鄂温克族通用蒙古语文，农业区和靠山区的鄂温克族通用汉语文。

鄂温克族婚礼

祖先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

历史上，鄂温克族曾被称作“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索伦”一词出自满语，有“先锋”“射手”和“请来”之意。明末清初，“索伦”也包括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后来，其他民族逐渐从“索伦”中分离出来，“索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县鄂温克族的称谓。“通古斯”主要是指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锡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这部分鄂温克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饲养驯鹿并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人在南迁以前生活在西伯利亚产宝石之地，所以采挖宝石的突厥人称其为“雅库特”，意思是“生活在产宝石之地的人”。后来，俄罗斯人也沿用“雅库特”一词，作为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称呼。在本民族内部，自称“鄂温克”。

关于“鄂温克”一词的含义，主要有三种说法：“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住在山南坡的人们”和“（从山顶）下来的人们”。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鄂温克族最初居住于山林之中，是一个森林狩猎民族。1957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通称为鄂温克。

鄂温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公元前2000年，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从事渔猎生产。

北魏时期的室韦，特别是其中的北室韦、钵室韦以及唐朝的鞠部，与鄂温克族的族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往来关系。据史书记载，北室韦、钵室韦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鱼鳖”，用桦树皮盖屋，使用滑雪板，实行风葬等习俗，正是鄂温克族早期生活的写照。唐朝在后贝加尔地区设立幽陵都督府管辖拨野古、鞠部。辽朝建立以后，其疆域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贝加尔湖地区，曾设立室韦大王府和节度使节制这一广大区域内的民众，从而将鄂温克族先民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金朝的上京道蒲与路，辖境北达外兴安岭“火鲁火疃”（沟城之意）谋克，其统治范围已延伸到鄂温克族祖先的世居之地。

元代史籍把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广大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蒙古等族都称作“林木中百姓”。他们以射猎为业，衣兽皮，住桦皮屋，饲养驯鹿，使用名叫“察纳”的滑雪板往来于山林之中，处于原始的渔猎经济时代。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征伐林木中的百姓。1235年，窝阔台汗在黑龙江上游地区设开元路、河宁路，以统辖林木中的百姓。

1480年，明军占领元朝的岭北行省所在地和林，并在外贝加尔湖以及黑龙江流域先后设置卜鲁丹河卫、乞塔河卫等卫所，管辖当地民众。在明代的文献中，鄂温克人被称为“北山野人”或“野人女真”。

明末清初的鄂温克族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居住于由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带的索伦部，这是鄂温克人当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有杜拉尔、敖拉、墨尔迪勒、卜喇穆等几个大氏族。他们与达斡尔人杂居，在黑龙江中游北岸建立了不少木城和村屯。其二是索伦别部，是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使马部”，又称“喀木尼堪”（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称呼，意思是内部非常团结的人）或“纳米雅尔”或“那妹他”，共有旧纳米雅尔、新纳米雅尔、托空窝儿等15个氏族，其氏族首领有根特木尔等。其三是“使鹿部”，分布于贝加尔湖以西，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共有12个大氏族。

1633−1634年间，满族统治者取代明朝对“索伦部”的统治。1635年又征服了贝加尔湖地区的“喀穆尼堪”；1639−1640年最后统一了贝加尔湖以东的索伦部地区。

清朝将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选拔了佐领等官职，每年向清朝纳贡貂皮。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的侵略，清朝将鄂温克族迁到了大兴安岭地区嫩江流域居住。1732年，清朝从布特哈地区抽调1600多名鄂温克族兵丁，携带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驻守边防。这部分人便是今天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

鄂温克人的驯鹿

◎TA说民族

追逐太阳的人们

娜仁托娅（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中一直流传着“希温乌娜吉”的传说。太阳姑娘是一个热情大胆的女子，当她看到森林中的生灵在冰冻中艰难度日，心生怜悯，不惜与强权作斗争，给黑暗的森林和林中万物带来了生的希望。鄂温克人对太阳女神的恩典心存无限感激，将太阳女神的不惧艰险勇于争取自由和光明的精神作为民族精神，代代传承。

“鄂温克”是鄂温克民族的自称，其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温克人的祖先对大兴安岭上的大山，以及外兴安岭至阿玛扎尔河、勒拿河一带的区域统称为“额格登”（鄂温克语为“大山”）。

鄂温克人关于族源的传说提到了拉玛湖，据说从这个大湖的岸边望去，似乎离太阳很近，太阳好像从河的对岸升起，这里冬天特别温暖，大湖中有好看的水草、水面漂着荷花，但是一过大湖气候就变冷了。今天，我们从鄂温克族索伦部萨满服饰上的装饰能看到族源传说中的痕迹。

鄂温克人的祖先在大山林中居住在撮罗子（仙人柱）里。

著名的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对林中的百姓有几段记载：“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会悲伤得上吊。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当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甜乳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认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也没有比他们更快活的人。

“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居住在城镇、州郡里和平原上，那就处于深重的痛苦之中。因为在他们国内山和森林很多，而且雪下得很大，而且他们在雪面上打到很多野兽。他们吃兽肉，穿兽皮，认为大森林里的生活逍遥自在。”

拉施特《史集》中的这段描述就是鄂温克人的先人在森林中的生活画面。该文中提到的山牛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驯鹿，因为驯鹿的另一个名字叫四不像。

鄂温克的先祖似乎下定决心要与大森林天长地久。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从分布在各地的鄂温克人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曾居住过的“撮罗子”的影子。它依旧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有时鄂温克人会盖一个水泥的撮罗子让人们进行参观，有时也用原始的方法盖一个撮罗子安放在他们所定居的房子边上，就好像在某个清晨他们要义无反顾地抛下已有的一切返回到大森林的怀抱一样。

鄂温克族是一个有故事的民族。他们崇拜太阳，崇拜大自然，相信万物有灵。传说一场大灾难来临时，鄂温克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饥荒。这时鄂温克族中有一个女萨满挺身而出，她有一对像山一样的巨乳，她的乳房中流出了甘甜的乳汁，乳汁流淌成了几条大河，鄂温克人才得以存活。

千百年来，随河而居的鄂温克人，用歌声赞美着他们的母亲河。使鹿部鄂温克人牵着驯鹿来到毛敖吉坎河边哭诉与恋人的失散。哈穆尼堪鄂温克人的歌声回荡在草原的夜空上，他们怀念在博尔济河畔狩猎的日子，感叹着莫尔格勒河的美。索伦鄂温克人叙述着从雅鲁河走到辉河、伊敏河的离别和相聚。他们用歌声追忆往事，顺着河流追寻祖先的足迹。

鄂温克人依恋养育他们的大山和森林。使鹿鄂温克人说：“我们是吃熊肉喝熊油的人。”鄂温克猎人都是莫尔根（神箭手），因为蓝莓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在鄂温克人还能打猎的时候，将貂皮进贡给大清的天子，因为官员根据官级享用貂皮。犴鼻子是鄂温克猎人献给清朝皇帝的贡品，因为那是山珍美味。

今天的哈穆尼堪鄂温克牧人会在夏季和秋季采摘稠李子和山丁子，将它们制成果酱，烤在面包里。他们也用稠李子做成野果饭。索伦鄂温克人将稠李子捣碎和酸奶渣和在一起晒成干，他们也在深秋将树梢上熟透了的山丁子采摘，将树顶尖上的留给过冬的喜鹊和其他鸟儿，将山丁子带回家烙馅饼吃。

到了夏天和秋天，满山遍野的各种野果、野菜着实能让大森林的所有生灵对自然的馈赠高歌一曲，当然也包括了鄂温克人。

太阳女神，依然保佑着鄂温克人，鄂温克人也没有忘记与太阳女神的约定。在哈穆尼堪鄂温克人节日盛装的帽子上，我们看到了象征着太阳光芒的红色穗子。索伦鄂温克人现今居住的柳条和芦苇“柱”（房子）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象征太阳光芒的顶部支架。使鹿鄂温克人居住的“撮罗子”里的支架也象征着太阳的光芒。

太阳带给鄂温克人温暖、希望和生机，也赋予了鄂温克人追求光明，摆脱黑暗的勇气。在清代康、雍、乾三朝，鄂温克人为守卫国家领土、抵御外辱做出过杰出的贡献。鄂温克人中出现了海兰察这样的一代名将。海兰察带领着他的索伦铁骑曾在库尔克人入侵后藏、平定叛乱、收复台湾等大小几十场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乾隆皇帝四次绘入了紫光阁。

虽然战争给鄂温克人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但是小民族也不得不面对历史的抉择，他们在无数次的灾难中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以忠诚和勇敢抒写了一部悲壮的历史。

敖包会是盛大节日

放牧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终年追随着野兽的足迹，赶着驯鹿群，游荡在原始森林中，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住着一种非常简单的帐篷——“撮罗子”，鄂温克语叫“仙人柱”。它高约三四米，直径四五米左右，用25至30根落叶松杆搭起伞形支架，夏天以桦树皮做盖，冬天用麋鹿皮围起来。

鄂温克人饲养驯鹿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把驯鹿叫“鄂伦”。驯鹿头上生长着大茸角，分枝很多，体壮的可载90斤。驯鹿适合生活在寒冷地带，善于在沼泽或深雪中行走，素有“林海之舟”的美誉。驯鹿除帮助主人搬家外，还经常替主人驮运猎获物以及从市场上替主人把购买的日用品驮回。

在大兴安岭里，鄂温克猎民背着枪、带着猎犬和野兽周旋。特别是冬天，在大雪山上，每个鄂温克猎人都穿上滑雪板，像小燕一样飞奔在山上，追击着各种野兽。

鄂温克族居住的地区，河流众多，湖沼密布，因此其水上交通工具种类较多，有桦皮船、独木舟和木船等。桦皮船是东北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取材方便，制作简易，船身较轻，不用时一人即可负载而去。

鄂温克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热情、诚恳地招待客人是鄂温克人的习惯。他们认为客人来到家里是大喜事。在牧区，给客人敬烟、敬奶茶和吃手扒肉是普通的礼节。在猎区，猎民则以驯鹿奶和鹿、犴的胸口肉、脊骨肉、肥肠、犴鼻肉等招待客人为最上品。猎民在森林仓库中放着食品、衣服、用具等，从不上锁，其他猎人如果途中断了粮，可以到任何一个仓库里去取，不一定取得主人的同意，事后在市场上遇见主人如数归还即可。

鄂温克族有不少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敖包会是鄂温克族的盛大节日，它起源于鄂温克人对“敖包”的祭祀活动。在过去，每个“哈拉”都有自己的领地和“敖包”，同一“哈拉”的人在每年5月汇集在一起，共同祭祀本氏族的“敖包”。在祭祀敖包时，要宰杀牛羊等作为祭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好年成。每次敖包会上都要举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

“米阔勒”是莫勒格尔河流域鄂温克人的节日。广大牧民按传统习惯，在每年5月欢度“米阔勒”节以庆祝牧业丰收。这是鄂温克人计算一年之中牲畜又增加了多少的日子。

每年5月下旬，草原上绿草遍野，花香四溢。人们都穿上美丽而鲜艳的服装，远近的亲戚都汇集在一起，给牲畜去势、烙印。姑娘们穿着羔皮的筒裙，双手忙碌着抓羊羔。小伙子们矫健地骑上最好的“杆马”，挥舞着套马杆，追套烈马。然后，每家都在蒙古包里准备食品和美酒、手扒肉，请所有参加生产活动的人赴宴。客人们在这一家吃完再到另一家吃，非常热闹。

在周边民族的影响下，鄂温克族也开始过“阿涅”（春节）、“罕西”（清明节）和端午节等节日，这使得鄂温克族的岁时风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鄂温克族瑟宾节

岩画再现狩猎生活

鄂温克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很多民族特点浓郁的传统舞蹈。“努日给勒”舞是鄂温克族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每当逢年过节、举办婚礼、宴请宾客或喜庆丰收之时，人们常常跳起欢乐的“努日给勒”舞，以表达其喜悦之情。

“努日给勒”舞一般由妇女跳，没有乐器伴奏，只是跳舞的人嘴里发出“阿罕拜”“哲呼哲”“扎海、扎海”等声音。跳舞每组二至四人，一面唱“阿罕拜”，一面两手左右上下摆动，起初动作很轻，继而面对面，双手前后摆动，并作曲膝状。这种舞蹈表现了农、牧区生活的特征，动作优美，节奏性强，脚的动作构成了它的特点。

鄂温克族的舞会多在晚间举行，人们在宽阔平坦的空地上燃起一堆篝火，跳舞者沿着火堆围成圆圈，手拉着手自左向右转动，载歌载舞。舞蹈唱歌时，由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豪放、朴实，充分表现了鄂温克族人民爽朗、勇敢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气质。特别是脚步的动作极为独特，刚健有力，节奏性很强。

鄂温克族民歌富于生活气息。有讴歌生产劳动的，如《猎歌》《牧歌》；有关于爱情婚姻的，如《为什么把她嫁给我》；有歌颂家乡的，如《内库楞》《美丽的辉河，我的家乡》。此外，还有大量描述民族历史、反映日常生活的民歌。鄂温克族民歌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其曲调明朗欢快，悠扬动听，富有草原和森林气息。

鄂温克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流传很广。

造型艺术有刺绣、雕刻、绘画和岩画等。鄂温克族喜欢在各种用具器皿上或雕、或绣、或绘上各种图案花纹，并善于用桦树皮等作原料，刻、剪成各种禽类作儿童玩具。另外，在黑龙江上游右支流额穆尔河上源克伯河的源头之一——交劳格道河畔的山岩间和额尔古纳河右支流阿娘尼小河的悬崖上，发现了两处鄂温克人的岩画。这两处岩画以人物和动物为主，艺术地再现了鄂温克人的狩猎生活。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杨鸥**编辑整理）

鄂温克人的『撮罗子』